

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之三

一支出卖的枪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之三

I11
24-3

一支出卖的枪

傅惟慈 高慧勤 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金子信

封面设计：张 恢

一 支 出 卖 的 枪

傅惟慈 高慧勤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1.5 插页2 字数 500,000

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224 定价：1.90元

目 录

〔英国〕格 林

一支出卖的枪……………傅 涛译 芜 苇校 (1)

〔美国〕哈梅特

烧焦的脸……………芜 苇译 (222)

〔日本〕松本清张

隔墙有眼……………高慧勤译 (273)

〔日本〕三好彻

死人的来信……………艾 莲译 (554)

〔日本〕笹泽左保

大海的请柬……………高慧勤译 (588)

〔日本〕夏树静子

跑道灯……………艾 莲译 (614)

〔日本〕石泽英太郎

福江之行……………艾 莲译 (639)

〔日本〕佐野洋

妻子的证词……………高慧勤译 (665)

一支出卖的枪

[英国] 格 林 著

傅 涛 译 芜 菁 校

格雷厄姆·格林(Graham Greene, 1904—),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。生于英国中部伯克安姆斯蒂城, 父亲是当地中学校长, 他在这所中学毕业后, 即入牛津大学攻读历史。在大学期间, 格林曾参加过英国共产党, 后退出, 改信天主教。大学毕业后, 他先在诺丁汉一家报纸当记者, 后到伦敦, 入《泰晤士报》社任副编辑, 1940—1941年间, 在《观察家》杂志任电影评论员和文学版主编。1933年格林曾作过一次横贯利比里亚的旅行。1938年又受天主教会委托, 赴墨西哥了解当地取缔教会的情况。1941—1943年, 格林还从事过外交工作, 被派驻西非一带。战后他又多次赴亚洲、拉丁美洲等地。1957年还来过我国访问。格林的许多作品都以他旅行过的地方为背景。

格林自1929年第一部小说《内心人》问世后, 即开始写作生涯。使他成名的是1932年出版的第四部小说《斯坦布尔列车》。他自称这一类惊险小说为“消遣

文学”，以区别于另一类探讨宗教问题的严肃作品。迄今为止，格林已写了三十余部作品，包括小说、戏剧、游记、论文集等。著名的有《布莱顿硬糖》、《权力与荣耀》、《问题的核心》、《沉静的美国人》和《病毒发尽的病例》。近年来出版的《随姨母旅行》（1969）、《荣誉领事》（1973）和《人的因素》（1978）都列为当年畅销书。他的作品很多已被搬上银幕。

格林虽是天主教徒，但他的作品在探讨罪愆、赎罪、失望、沉沦等问题时，都表现了作者自己的宗教观和道德观，常与正统的教义不符，所以并不为教会欢迎。他对贫困的下层社会和思想左倾的人物表示同情，书中主人公常是弱者和失败者。格林长于捕捉国际上的重大问题，把个人的戏剧置于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演出，从而增加了作品的政治意义。他的作品善于安排情节，通过行动刻划人物，文体简洁、生动，他常运用一些新的写作技巧——现代派的形象比喻，电影剪辑手法，代表主题思想的关键词汇反复出现，刻划人物、描写环境的细节不断重复等。早年他尝试过意识流写法，后来抛弃了，代之以回忆、梦境、以及与叙述合为一体的作者的评论，用以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。格林的作品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，富有国际声誉。

格林的“消遣文学”虽然运用惊险小说形式，以谋杀、追捕、间谍活动为故事中心，但反映的却是社会重大问题。他注意人物刻划，深掘犯罪心理，其格调是高于一般惊险小说的。《一支出卖的枪》发表于1936年，被认为是格林“消遣文学”中最优秀的一部。在作品中，格林假托一件国际谋杀案，勾勒了当时社会一幅动

荡不安的图画，写出了英国各阶层对即将爆发的大战的不同反映。小说用的是惊险文学最古老的“追捕”结构——警察追捕罪犯，罪犯为了复仇又搜寻、栽赃诬陷雇用自己进行暗杀的大资本家。通过一个剧团女演员的卷入，作者不只巧妙地加剧了“悬念”，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，而且深挖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。作品在给人以“危险迫在眉睫”之感的同时，写出了主人公莱文性格的形成以及他沦为职业枪手的历史，从而引导读者去思索一些哲理性的问题：他最后被警察枪杀是不是罪有应得？女主人公（尽管她是一个既善良又勇敢的女孩子）把他出卖是不是一件不无遗憾的事？她到底应该怎样做？等等，给读者比一般的惊险小说以更多一点东西。这正是格林的惊险样式的作品高人一筹的地方。

（傅惟慈）

第 一 章

—

莱文并不把谋杀当做一回事。他只不过在做一项新工作。干起来需要小心，得用脑子。杀人与仇恨无关。过去他只见过部长一面：有人把他指给莱文看过，当时部长正视察一个新住宅区，从悬着小灯的圣诞树中间走过去。部长穿得邋里邋遢；他

没有朋友，人们说他爱的是全人类。

在欧洲大陆的宽阔的街道上，冷风刮得莱文脸生痛。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借口，可以翻起大衣领子，把嘴遮住了。干这行事豁嘴是个非常不利的条件。小时候缝得太不好了，直到现在上嘴唇还扭扭着，留下一个疤痕。一个人要是老带着这么一个鲜明的标记，干事的时候手段自然也就得毒辣了。从第一次干这种买卖起，莱文就不得不把每一个可能当见证的人消灭掉。

莱文夹着个公事包。他同任何一个下班回家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。他的黑大衣有点儿神职人员的派头。他在街上健步行走的样子同成百个同等身份的人也毫无差别。薄暮初降，一辆从身旁开过去的电车已经亮起灯来。他没有上这辆车。一个俭朴的年轻人，你也许会认为，省着钱为了养家。也许现在他就是去会女朋友。

但是莱文从来没有女朋友。豁嘴妨碍了他交朋友。从年纪还很小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了豁嘴多么叫人恶心。他走进一幢灰色的高大的楼房，从楼梯走上去，一个怀着满腔怨气、乖戾、狠毒的身影。

在最高一层公寓套间外边他把公事包放下，戴上了手套。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剪刀，剪断了电话线；电话线是从门框上边沿着电梯升降机井通到外面去的。之后他开始按门铃。

他希望只有部长一个人在家。这套位于最高层的公寓房就是这位社会主义者的住宅。他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室内布置极其简单。莱文被告知说，他的秘书每天六点半离开这里；他对自己用的人是很体贴的。但是莱文来得稍早一些，部长又拖延了半个小时。开门的是个女人，一个戴着夹鼻眼镜、镶着几颗金牙、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女人。她的帽子已经戴在头上，大衣搭在胳膊上。她马上就要离开这儿；有人把她耽搁住叫她非常生气。

不容莱文开口，她就用德国话抢白他说：“部长现在有事。”

他本来想把她放过去的；倒不是他对多杀一个人有什么顾虑，而是因为他的雇主不愿意叫他干超出了他们要求范围的事。他一句话不说地把介绍信递过去。只要她没听到他的外国口音，没发现他的兔唇，她的命就保得住。她一本正经地把信接过去。举到眼镜前面。不错，他想，这个女人是近视眼。“你先在外边等一会儿。”她说，转身走进屋里去。他听到她那唠唠叨叨的女管家的声音；她又从门道里走出来。“部长可以见你。请跟我来。”他听不懂她说的外国话，但是从她的姿势，他知道她说的意思。

他的眼睛象一架暗藏的照相机，一下子就把屋内的一切拍下照了：书桌、扶手椅、墙上的地图、通向里间卧室的门、俯瞰着光亮、寒冷的圣诞节街道的大窗户。一个小煤油炉是这个房间的唯一取暖装置，部长现在正用它烧着一只平底锅。书桌上一只厨房用的闹钟正指着七点。一个声音说：“艾玛，再放一只鸡蛋吧。”部长从卧室里走出来。刚才他想把身上的衣服弄干净，但是却忘记掸掉裤子上的烟灰了。他的手指上还沾着墨水迹。女秘书从书桌的一只抽屉里拿出一个鸡蛋。“还有盐。别忘了盐。”部长说。他用缓慢的英语解释说：“放一点儿盐，鸡蛋壳就不裂了。坐下，我的朋友。别客气。艾玛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莱文坐下来，眼睛盯住了部长的前胸。他在想：我根据这只闹钟给她三分钟时间，叫她走远。他的眼睛盯在部长的前胸上：我的枪就对着那个地方打。他把外衣的领子放了下来，他看见这个老头儿看到他的豁嘴唇目光往旁边一闪，感到一阵无比气愤。

部长说：“我已经有几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，从来没有。我可以给你看看他的照片，在另外一间

屋子里。他还记着我这个老朋友，真是太好了。他现在已经是
个有钱有势的人了。回去以后，你一定得问问他，还记得不记得
当初——”一阵铃声突然刺耳地响起来。

莱文想：电话？我已经把线掐断了。铃声搅扰了他的神经。
但那不过是书桌上的闹钟在响。部长把闹钟关上了。“煮好了一个
鸡蛋。”他说，俯身到平底锅上。莱文打开了公事包，公事包的
盖子上塞着一只安着消音器的自动手枪。部长说：“很对不起，
闹钟把你吓了一跳。你知道，我愿意鸡蛋只煮四分钟。”

过道上一阵脚步声。门开了。莱文在椅子上气冲冲地转过
身去；他的豁嘴唇在发亮、刺痛。进来的是女秘书。他想：我的上
帝，看看这家人，人家想干净利落地把事干掉，他们都不让。他忘
记了自己的嘴唇，他有的只是气恼、怨恨。她走进屋子，叫自己
的金牙闪闪，有些讨好又有些一本正经的样子。她说：“我正
往外走，忽然听见电话响起来。”说到这里，她把身子一闪，脸转
到一边儿去，这是她看见他畸形的嘴唇不想叫他感到难堪的表
示，但是她做得太笨拙了。这一切都被莱文看在眼里。这就宣
判了她的死刑。莱文从公事包里掏出手枪，在部长脊背上射击
了两次。

部长摔倒在煤油炉上；平底锅打翻了，两个鸡蛋打碎在地
上。莱文在部长的脑袋上又打了一枪。为了打得准，他的身子
靠在书桌上，把子弹射进头骨下面，把他的脑袋象个中国泥娃娃
似地打开了花。然后他转过身来，对着女秘书。她对他哼叫着，
她说不出话来，唾沫从她的口角里流下来。他想她是在求他饶
命。他又扳动了一下枪机。她的身体摇摆了一下，好象被一个
动物从侧面踢了一脚。他没有计算对。很可能她身上的不时髦
的衣服，把她身体掩盖起来的那些绷带似的无用的布料叫他把
目标弄错了。另外，她的身体也确实结实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

的眼睛；她已经跑出屋门他才又找补了一枪，砰的一声打在她的背上。

但是她无法锁上房门，钥匙在莱文这一边。他拧着门柄使劲推了一下。那个老女人力气大得惊人，他只把门推动了两英寸。她开始扯直了嗓子尖叫起来。

不容再浪费时间了。他从门前退后了两步，对准门板开了两枪。他听见夹鼻眼镜落到地上摔碎的声音。门外又尖叫了一声就不再叫了，接着又传来另外一种声音，好象她正在呜咽。这是她体内的气体从伤口透出来的声音。莱文心里踏实了。他转回身来又看了看部长。

他被命令留下一个线索；另外一个线索他需要销毁。介绍信在桌上放着。他把信装在口袋里，又把一个纸块塞在部长的僵硬的手指里。莱文一点儿好奇心也没有：介绍信他只随便地看了一眼，信末尾的署名是个绰号，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。托他办事是很靠得住的。他向屋子四周扫视了一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痕迹留下。公事包同自动手枪应该留在这里。事情非常简单。

他打开卧室的门；他的眼睛又把室内的景象拍摄下来：一张单人床、一把木椅、一口积满尘埃的衣橱，一幅照片（照片上是个年轻的犹太人，下巴上有一块疤痕，好象有人在那里打了一棒子）和两把棕色的木制发刷，刷柄上写着 J.K. 两个缩写字。到处是纸烟灰。这是一个邈里邈远的、孤独的老人的家，是国防部长的家。

门外又传来低低的乞求声，听来非常真切。莱文把自动手枪拿起来；谁会想到一个老妇人气儿会这么长呢？他的神经又跳动了一下，正象闹钟刚才给他的震动一样，好象一个幽灵在干扰人世间的。他打开书房的门；因为她的身体堵在门上，他不

得不使了一些力气。从样子上看，她已经完全断气了，但是他还是用手枪触动了一下才放心；手枪几乎触到她的眼睛上。

该赶快离开这儿了。他把手枪随手揣在身上。

二

暮色落下来以后，他俩把身体往一块靠了靠，坐在那里轻轻地颤抖；他俩坐在双层公共汽车的灯光明亮、烟雾迷蒙的上层车厢里，驶过一条条的街道。公共汽车正开向哈麦尔斯密兹。商店的橱窗象闪闪发光的冰块，她喊了一句：“看呀，下雪啦！”汽车驶过一座桥的时候，几片大雪片飘过去，象纸片一样落到幽暗的泰晤士河里。

他说：“只要车不停地往前开，我就感到很开心。”

“咱们明天还会见面——吉米。”她总是不习惯喊他的名字。象他这样一个又粗又壮的人，叫这个名字真有点儿可笑。

“叫我不能心安的是夜晚。”

她笑起来。“夜晚总会过去的，”但是她的神情马上变得严肃了，“我也很快活。”想到幸福和快乐她总是严肃的；她更愿意在悲哀不幸的时候放声大笑。对于她关心和喜爱的事她无法不心情沉重。在幸福的时刻她就不禁想到所有那些会破坏幸福的东西；幸福就使她肃穆起来。她说：“如果发生战争，那实在太可怕了。”

“不会发生战争的。”

“上次大战就是一起谋刺案引起的。”

“上次被谋刺的是个皇太子。这回只不过是个老政治家。”

她说：“说话当心些。你可从来还没有泄露过机密呢——吉米。”

“去他妈的，什么机密。”

她开始哼唱起她买的一张唱片上的曲子：“对于你这只是一座公园。”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窗外飘过去，落在人行道上。“人们从格陵兰带来的一朵雪莲。”

他说：“这首歌真没意思。”

她说：“这首歌非常美——吉米。我就是不能叫你吉米。你不是吉米。你的个头儿太大了。麦瑟尔探长。人们爱拿警察的大皮靴开玩笑，都是因为你这种大块头儿。”

“‘亲爱的’这个词儿有什么不好呢，你倒说说。”

“亲爱的，亲爱的，”她用舌尖、用嘴唇试着发这两个字的声音；她的嘴唇象冬青结的小红果一样鲜艳。“啊，不成，”她最后决定说，“咱们结了婚，再过十年，我会这么叫你的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叫‘爱人’怎么样？”

“‘爱人’，‘爱人’。我不喜欢这个。听起来就象我已经认识你很久、很久了似的。”汽车经过一家卖油炸鱼的小店向山上驶去；火盆里冒着红红的火苗，一股烤栗子的香气扑鼻而来。汽车已经快开到站了，再过两条街、从教堂旁边往左一转就要到家了。已经看得到拐角上的教堂，教堂的尖顶象一根冰柱似地耸立在一片屋顶上。离家越近，她的心越感到沉重。她努力不去想那些事物：剥落的糊墙纸，通到她卧室的长长的楼梯，同布鲁尔太太一起吃一餐冷饭，第二天再去职业介绍所，也许又是一个外地的的工作，要离开他。

麦瑟尔沉重地说：“你不象我喜欢你那样喜欢我。我再看到你差不多要过二十四小时。”

“如果我找到个工作，那就比二十四小时还要长了。”

“你才不在乎呢。你一点儿也不在乎。”

她攥住了他的胳膊。“看，看那个新闻广告。”但是在他透过

雾气蒙蒙的玻璃往外看时，汽车已经开过去了。“欧洲在动员”象一块石头似地压在她心上。

“广告上写着什么？”

“还是那个暗杀事件。”

“你怎么老是念念不忘这件事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。跟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。”

“你是说没关系吗？真的？”

“如果那件事发生在咱们这儿，我们早就把刺客给逮住了。”

“我真不懂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干。”

“还不是政治问题，爱国主义？”

“好了。我到了。也许还是下车的好。别那么垂头丧气的样子。刚才你不是还说你挺快活吗？”

“那是五分钟以前。”

“噢，”她又有些轻松、又有些沉重地叹息了一声，“这些天日子过得多么快啊。”他俩开始在一盏路灯下接吻；她需要把脚尖踮起来才够得着他。他虽然心情懊恼、呆呆痴痴的，但还是竭力抚慰着她。他的样子活象一条大狗，但如果是一条狗，就不会被凄凄凉凉地打发到寒冷和黑暗中去了。

“安，”他说，“咱们很快就结婚吧，好不好？过了圣诞节就结婚。”

“咱们一个子儿也没有，”她说，“这你知道。一个子儿也没有——吉米。”

“我会加薪的。”

“快走吧，你上班要迟到了。”

“去它的吧。你不喜欢我。”

她逗弄他说：“一点儿也不喜欢——亲爱的。”她转身向五十四号门牌走去，一边走一边暗自祈祷：让我赶快弄到点儿钱吧，

这次让这个继续下去吧。她对自己一点儿也没有信心。一个人从她身旁走过去，向街道的另一端走去。他身上穿着一件黑大衣，样子又寒冷、又有些紧张。他生着一个豁嘴。这个人真可怜，这个思想在她脑子里一闪，但马上就过去了。她打开五十四号的门，从长长的楼梯往最高的一层走去，地毯到了第二层就没有了。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她马上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新唱片，让那没有意义的歌词和缓慢的、懒洋洋的调子飘进自己的心扉：

对你这只是
植物园，
对我这却是
人间的伊甸。
对你这只是
蓝色的牵牛花，
对我这却是
你温柔的碧眼。

生着豁唇的人又从街上走回来。迅速踱步并没有叫他温暖过来，他象《白雪皇后》里的小男孩凯^①，走到哪儿心里都带着冰块。雪花不断从半空飘落下来，掉在人行道上变成泥浆。从三楼的一间亮着灯的风雨飘落下一首歌的歌词，老旧的唱针发出沙哑的声音：

他们说这是
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

① 安徒生童话《白雪皇后》中的小男孩，因魔镜碎片落进他心中，使他的心变成一团冰块。

我说这是你素手的
洁白、沁凉和柔纤。

那个人脚步一刻也不停；他从街上走过去，他走得很快。他一点儿也不感到冰块在他胸头的刺痛。

三

莱文在“角屋冷饮店”靠近一根大理石柱的空台子上坐着。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地凝视着标明各种冷食的长单子：雪糕、冰激凌水果、奶油水果。旁边的一张台子上一个人正在吃面包、黄油，喝霍里克酒。在莱文的盯视下这人缩了回去，用一张报纸挡住自己的脸。报纸上印着通栏大标题：最后通牒。

查姆里穿过一张张的台子，向他走过来。

这人是个胖子，手上戴着个绿宝石戒指，一张方方正正的大宽脸，几重下巴在领子上嘟噜着。他的样子象个做房地产生意的商人，也许是买卖妇女弹性内裤特别发了点儿财。他在莱文的台子上坐下来，道了一声“晚上好”。

莱文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查尔一姆恩一德里先生。”他把对方的姓每个音节都清清楚楚说出来。

“查姆里，亲爱的朋友，我的姓是查姆里。”查姆里先生纠正他的发音说。

“怎么发音都没有关系。我猜想这不是你的真姓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是我挑的姓。”查姆里先生说。在他翻看食品单时，象扣着的大瓷碗似的灯罩里射出的明亮灯光，照得他的戒指闪闪烁烁。“要一份雪糕吧。”

“这种天气还吃冷食，真是太奇怪了。要是你觉得燥热，在

外面站一会儿就成了。我不想浪费时间，查尔—姆恩—德里先生。您把钱带来了吗？我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。”

查姆里先生说：“这里的情人梦挺不错。更不要说阿尔卑斯雪糕了。要不就来一份冰激凌水果？”

“我从离开卡莱还没吃东西呢？”

“把那信给我，”查姆里先生说，“谢谢你。”他转过来对女侍说：“给我一份阿尔卑斯雪糕，加上一杯香草酒。”

“钱呢？”莱文说。

“在皮包里。”

“都是五镑一张的？”

“两百镑怎么可能是小票子。再说钱也不是我给的，”查姆里先生说，“我只不过是中间人。”他的眼睛落在隔壁桌子上的奶油草莓上，目光变得柔和了。“我这人就爱吃甜食。”

“你不想听听那件事吗？”莱文说，“那个老女人……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”查姆里先生说，“我什么都不想听。我不过是个中间人。我什么事都不管。我的委托人……”

莱文鄙夷不屑地对他撇了撇自己的豁嘴唇。“你给他们的这个名字真不错，委托人。”

“怎么我的雪糕还不来？”查姆里先生唠叨道，“我的委托人真都是最好的人。暴力行为——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战争。”

“我同那个老头儿……”莱文说。

“都在前线的战壕里。”他对自己的幽默自鸣得意地轻声笑起来；他的一张大白脸象一块幕布，可以把各种奇怪荒诞的影象投射上去：一只小兔子，一个长着角的人。查姆里先生看到他叫的冰糕盛在一只高脚玻璃杯里端过来，眼睛充满了笑意，闪闪发亮。他又开口说：“你的活儿干得很好，很漂亮。他们对你很满意。你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。”查姆里先生非常肥胖、非常